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百戰奇略 第五卷

奇戰

凡戰，所謂奇者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也。交戰之際，驚前掩後，衝東擊西，使敵莫知所備。如此，則勝。法曰：「敵虛，則我必為奇。」

三國魏景元四年，詔諸軍征蜀，大將軍司馬文王授節度，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；雍州刺史諸葛緒邀維，令不得歸。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，隴西太守牽洪邀其前，金城太守楊欣詣甘鬆。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，退還。欣等躡於強川口，大戰，維敗走。聞雍州已塞道，屯橋頭，從孔函谷入北道，欲出雍州後。諸葛緒聞之，卻還三十里。維入北道三十里，聞緒軍卻，尋還，從橋頭過，緒趣截維，較一日不及。維遂東還守劍閣。鍾會攻維，未能克。艾上言：「今賊挫折，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，去劍閣西百里，去成都三百里，奇兵衝其腹心。劍閣之守必還赴涪，則會方軌而進；劍閣之軍不還，則應涪之兵寡矣。軍志曰：『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』。今掩其空虛，破之必矣。」冬十月，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，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難，糧運將匱，頻至危殆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，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，先登至江油，蜀守將馬邈降。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，列陣待艾。艾遣其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，司馬師纂等出其左。忠、纂戰不利，並退還，曰：「賊未可勝。」艾怒曰：「存亡之分，在此一舉，何不可之有？」乃叱忠、纂等，將斬之。忠、纂馳還更戰，大破之，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，進軍到雒。劉禪遣使請降，遂滅蜀。

正戰

凡與敵戰，若道路不能通，糧餉不能進，推計不能誘，利害不能惑，須用正兵。正兵者，揀士卒，利器械，明賞罰，信號令，且戰且前，則勝矣。法曰：「非正兵，安能致遠？」

宋檀道濟為高祖北伐前鋒，至洛陽，凡拔城破壘，俘四千餘人。議者謂應戮以為京觀。道濟曰：「伐罪弔民，正在今日。王師以正為律，何必殺人？」皆釋而遣之。於是戎夷感悅，相率歸之者眾。

虛戰

凡與敵戰，若我勢虛，當偽示以實形，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，必不敢輕與我戰，則我可以全師保軍。法曰：「敵不得與我戰者，乖其所之也。」

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道，魏延諸將並兵東下，亮惟留萬餘守城。魏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亮，與延軍錯道，徑前，當亮軍六十里，候還白懿雲亮城中兵少力弱。亮亦知懿軍垂至，恐與已相逼，欲赴延軍，相去又遠，勢不能及，將士失色，莫知其計。亮意氣自若，敕命軍中皆偃旗息鼓，不得妄出；又令大開四門，掃地卻灑。懿嘗謂亮持重，而復見以弱勢，疑其有伏兵。於是，率眾北趨山。明日食時，亮與參佐拊手大笑曰：「司馬必謂吾怯，將有強伏，循山走矣。」候還白，如亮言。懿後知之，深以為恨。

實戰

凡與敵戰，若敵人勢實，我當嚴兵以備之，則敵人必不輕動。法曰：「實而備之。」

三國蜀先主為漢中王，拜關羽為前將軍，假節鉞，屯江陵。是歲，羽留兵屯公安、南郡，以備吳，而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。曹公遣於禁等救仁。秋，大雨，漢水泛濫，禁所督七軍皆沒，禁降羽，龐德被誅。梁、郟、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，為支黨，羽威震華夏。

輕戰

凡與敵戰，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。若不計而進，不謀而戰，則必為敵人所敗矣。法曰：「勇者必輕合，輕合而不知利。」春秋晉文公與楚戰，知楚將子玉剛忿褻急，文公遂執其使者宛春以撓之。子玉怒，遂乘晉軍，楚軍大敗。

重戰

凡與敵戰，須務持重，見利則動，不見利則止，慎不可輕舉也。若此，則必不陷於死地。法曰：「不動如山。」

春秋晉將欒書伐楚，將戰，楚晨壓晉軍而陣，軍吏患之。裨將范文子趨進，曰：「塞井夷灶，陳於軍中，而疏行首。晉、楚唯天所授，何患焉？」文子執戈逐之，曰：「國之存亡，天也，童子何知焉？」欒書曰：「楚師輕佻，吾持重固壘而待之，三日必退。退而擊之，必獲全勝。」卻至曰：「楚有六間，不可失也。其二卿相惡，王卒以舊，鄭陳而不整，蠻軍而不陳，陳不違晦，在陳而囂，合而更囂，各顧其後，莫有鬥心；舊不必良，以犯天忌，我必克之。」公說。於是敗楚師於鄢陵。

利戰

凡與敵戰，其將愚而不知變，可誘之以利。彼貪利而不知害，可設伏兵以擊之，其軍可敗。法曰：「利而誘之。」

春秋楚伐絞，軍其南門。莫敖屈瑕曰：「絞小而輕，輕則寡謀。請無捍採樵者以誘之。」從之。絞獲三十人。明日，絞人爭出，驅楚徒於山中。楚人坐其北門，而伏諸山下，大敗之。為城下之盟而還。

害戰

凡與敵各守疆界，若敵人寇抄我境，以擾邊民，可於要害處設伏兵，或築障塞以邀之，敵必不敢輕來。法曰：「能使敵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」

唐時，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，詔張仁願攝御史大夫代之。既至，賊已出，率兵躡擊，夜掩其營，破之。始，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，北崖有拂雲祠，突厥每犯邊，必先謁祠禱祀，然後引兵渡而南。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，張仁願請乘虛取漠南，於河北築三受降城，絕虜南寇路。唐休璟以為：「兩漢以來，皆北守河，今築城虜腹中，終為賊虜所有。」仁願固請，中宗許之。表留歲滿兵以助其功。時咸陽兵二百人逃歸，仁願擒之盡斬城下，軍中股票，役者盡力，六旬而三城就。以拂云為中城，南直朔

方；西城南直靈武，東城南直榆林，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，其北皆大磧也，斥地三百里遠。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馬，朔方復無寇。歲省費億計，減鎮兵數萬。

安戰

凡敵人遠來氣銳，利於速戰；我深溝高壘，安守勿應，以待其敝。若彼以事撓我求戰，亦不可動。法曰：「安則靜。」

三國蜀將諸葛亮率眾十餘萬出斜谷，壘於渭水之南。魏遣大將司馬懿拒之，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，懿曰：「百姓積聚皆在渭南，此必爭之地也。」遂率軍而濟，背水為壘。因謂諸將曰：「亮若勇者，當出武功，依山而東。若西上五丈原，則諸軍無事矣。」亮果上五丈原。會有長星墜亮之壘，懿知其必敗。時朝廷以亮率軍遠入，利在急戰，每命懿持重，以俟其變。亮數挑戰，懿不出，因遣懿以巾幗婦人之飾。懿終不出。懿弟孚書問軍事，懿復曰：「亮志大而不見機，多謀少決，好兵而無權，雖持兵十萬，已墮吾畫中，破之必矣。」與之對壘百餘日，會亮病卒，諸將燒營遁走，百姓奔告，懿出兵追之。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，若將向懿者。懿以歸師不之迫，於是楊儀結陣而去。經日，行其營壘，觀其遺事，獲其圖書、糧食甚眾。懿審其必死，曰：「天才奇才也！」辛毗以為尚未可知。懿曰：「軍家所重，軍書密計、兵馬糧食，今皆棄之，豈有人損五臟而可以生乎？宜急追之。」關中多蒺藜，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，蒺藜著屐，然後馬步俱進。追到赤岸，乃知亮已死。時百姓為之諺曰：「死諸葛走生仲達。」懿笑曰：「吾能料生，不能料死故也。」

危戰

凡與敵戰，若陷在危亡之地，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，不可懷生，則勝。法曰：「兵士甚陷，則不懼。」

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，進入犍為界。諸縣皆城守。漢攻廣都，拔之。遣輕騎燒成都市橋，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。帝戒漢曰：「成都十餘萬眾，不可輕也。但堅據廣都，待其來攻，勿與爭鋒。若不敢來，公須轉營迫之，須其力疲，乃可擊也。」漢不聽，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，去城十餘里，阻江北為營，作浮橋，使別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，相去二十餘里。帝大驚，責漢曰：「比敕公千條萬端，何意臨事悖亂？既輕敵深入，又與尚別營，事有緩急，不復相及。賊若出兵綴公，以大眾攻尚，尚破，公即敗矣。幸無他者，急率兵還廣都。」詔書未到，述果遣其將謝豐、袁吉將眾十餘萬出攻漢；使別將將萬金人劫劉尚，今不得相救。漢與大戰一日，兵敗走入壁，豐圍之。漢召諸將厲之曰：「吾與諸將逾越險阻，轉戰千里，所在斬獲，遂深入敵地，今至城下，而與尚二處受圍，勢既不接，其禍難量。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御之。若能同心協力，人自為戰，大功可立，如其不然，敗必無餘。成敗之機，在此一舉。」諸將皆曰：「諾。」於是，饗士秣馬，閉營三日不出，乃多立幡旗，使煙火不絕，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。豐等不覺，明日，乃分兵拒江北，自將攻江南。漢悉兵迎戰，自旦至晡，遂大敗之，斬謝豐、袁吉。於是，率兵還廣都，留劉尚拒述，具以狀聞，而深自譴責。帝報曰：「公還廣都，甚得其宜，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。若先攻尚，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，適當值其危困，破之必矣。」於是，漢與述戰於廣都、成都之間，八戰八克，遂軍於郭中。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，漢使護軍高午、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。述兵敗走，高午奔陣刺述，殺之。旦日城降，斬述首傳送洛陽。蜀遂平。